



我的内线使

WODENEIXIANSHEIMING

当代侦探推理小说文库

黄健 > 著

命

众 出 版 社
群 众 出 版 社



我的内线使命

WODENEIXIANSHIMING

翼浦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内线使命/翼浦著. -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1.1
(当代侦探推理小说文库)

ISBN 7-5014-2334-2

I. 我… II. 翼…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9951 号

我的内线使命

翼浦 著

责任编辑: 张 蓉 王志祯

封面设计: 章 雪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印 刷: 北京公大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插页 2

数: 215 千字

印 张: 10.25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2334-2/I·948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16.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目 录

水质引出的疑惑	(3)
溺尸	(7)
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13)
KTV 包间遭到袭击	(17)
果然是烂事一桩	(24)
寻迹天涯	(32)
慈母泪	(36)
淋漓的泄露	(41)
印有豹头的圆纸片	(46)
晦暗的花季	(51)
滨海行	(57)
恼人的警督	(62)
道口拦车	(65)
丢失一包脱脂棉	(70)
瓮中捉鳖	(74)
老黑其人	(80)
活口变死口	(83)
蜕变	(87)
盯梢	(93)

2 当代侦探推理小论文库

海上呼救声	(102)
摩尔先生在哪里	(106)
夹在石缝中的男尸	(110)
微型毒弹枪	(114)
不和谐的协作	(117)
蹩脚的缉捕	(121)
我的孪生兄弟	(126)
摸底	(130)
冒名顶替	(135)
我的主人	(138)
受试	(142)
倾心之谈	(147)
目 辞掉一个又来一个	(153)
山雨欲来	(158)
录 智斗	(164)
第一网	(173)
第二网	(179)
真凶在此	(183)
第三网	(186)
远游白龙寺	(190)
绝处逢生	(195)
将计就计	(198)
借尸还魂	(201)
旧业重操	(204)
并非旧友重逢	(209)
主人还是他	(213)

交底	(217)
入网	(221)
蹊跷夜	(224)
双双不辞而别	(228)
夜幕下的路劫	(234)
虚惊一场	(239)
徒劳的蹲守	(244)
花谢香消	(250)
毒从何来	(253)
二上白龙寺	(259)
发现在逃者	(262)
竹篮打水	(265)
又见毒弹枪	(268)
追捕	(272)
花谢香消又一枝	(276)
玻璃杯上寻痕迹	(280)
撕下他的假面	(283)
浪迹江湖	(286)
突审	(289)
三上白龙寺	(294)
忏悔	(301)
待解的最后一道题	(308)
豹先生与车先生	(311)

“香园”小区供水系统的一个意外发现，于一夕之间将我拖进一桩错综迷离的大案，一段险象环生的经历由此开始了。

我的周围充满着伪装与欺诈。

在锦长的 40 多个时日里，我的鼻梁上始终架着一副“多疑”的浅色镜，每遇到一个人便想：“他到底是什么人？”每听到一句话就问：“这是真的吗？”

别人欺骗我，我也在欺骗别人。

我不能不连连用诈，以伪装自己、制胜于人，简言之，我几乎时时都处于用诈与被诈、愚人与被愚的交互状态之中。

水质引出的疑惑

“香园”规模宏大、设计先进，是众多危房改造工程中的“现代模式”样板小区。

以“香园”与其他各处的住宅小区相比，布局和景观别具风格，用料和设施亦略胜一筹，繁盛的花坛、如茵的草坪、浓密的林荫、彩色的甬路……这尚且不论，单只供水系统这一项，就很是独特不凡。

众所周知，日用水的供给系统称为“上水”，与之相对的污水排放系统，则称为“下水”。“香园”小区之独特就在于，除了这“上水”与“下水”之外，还特备了一套“中水”系统。

“上水”是人们所称的“自来水”，日常生活的用水全部都来自那个用之不竭的水龙头，沏茶、洗菜、淘米、煮饭、沐浴、浇花、养鱼、擦地板、洗衣服、冲马桶……可谓须臾不可无。其实，上列诸项用途对水质的要求是很不一样的，饮用、食用自然要求水质极其纯净，其余的用项呢？也就未必如此了。出于节约用水、科学用水的考虑，在行的研究者们特地设计出了一套区别于“上水”的专门提供非饮食用水的供水系统，这就是“中水”。

高达24层的93号塔楼是香园小区最后竣工、最后验收的一栋，如今刚有不多的几户居民迁入。

一天清早，住在17层的退休老人固师傅起床，照例去上厕所。和每次一样，他拧动旋钮，马桶“哗”的一声冲下水来，

定睛看时,不觉一惊:那水的颜色似乎不对,莫非是自己睡眼惺忪,看花啦?

他叫来了老伴和女儿。那水色的确远远算不上无色、透明,而是呈现着浅淡的粉色。感官灵敏的女儿俯下身一闻,还有微微的腥酸气味呢。

“出了铁锈?”老伴疑惑着,“刚刚竣工水槽就生锈,可能吗?”

“那水槽根本就不是铁的,哪儿来的铁锈?”女儿反驳着母亲,“昨天晚上刚下过雨,您忘啦,气象台说,那雨水的酸性很大。”

一向少言寡语的固师傅没有言语,跑到过厅,找来个“可口可乐”塑料瓶,伸进水箱,“咕嘟咕嘟”地灌了满满一瓶,提着它出了家门。

他气冲冲地闯进小区物业管理所的办公室,把那个“可口可乐”瓶子往主管主任的办公桌上一墩,开始发难。

“我懂,这‘中水’下来的水不是为直接进嘴喝的,倒也不需要像‘上水’那么纯净,可是也不能变色、变质呀?”他指着那瓶“中水”,对水质提出质疑,“这样的水,冲马桶倒还凑合,请问,浇花,花能长吗?养鱼,鱼不死吗?洗衣裳、擦地板,它能不犯味儿吗?”

这位主任姓王,他举着那瓶水,调来转去地观察了一阵,也感到有些异常,赶忙表了态。

“老师傅所言极是,水质问题不可小视,污染人们生活,有碍身体健康,”他磕头虫一样地连连点头称是,“我马上派人去进行检验,做个科学分析。”

固师傅回家静候着管理部门的检验结果,谁想,直到吃完

中午饭,也没见王主任的回音。他哪里知道,这回可是把王主任急慌了、忙坏了,他拎着“可口可乐”瓶子整整跑了大半天,转来辗去,最后竟跑到我们正义大街1号院来。

“请……请帮忙,”王主任满头滴汗,喘着气,“化验化验……这水……”

我正值班,听了他的陈述,怎么也摸不着头脑。

“查水质,应该去卫生防疫部门呀?”

“求过啦,”急不可耐的王主任说明着情况,“就是人家让我来找你们的。”

“这事与我们何干?”我还是没明白,总觉得他是闯错了门。

“人家很谦虚,说他们鉴定的结果没用,最后就得由你们拍板定案。”

要我们公安部门定案?这话引起了我的警觉,我忙举起水瓶,对着阳光审视一阵,多少悟出点儿意思来,问来者:“防疫部门是什么结论?”

“人家不让我透露,说怕给你们造成先入为主的成见,不利于检验的客观性、真实性,”王主任态度很坚决,“我同意他们的看法,所以你就别问了。”

我已猜出八成,拎着那瓶水去了后院的法医室。

龙翎马上进行分解处理,又趴在显微镜前观察了好大一陣,很快便得出了结论,那水中的粉色物质是血红蛋白。

“检疫部门的结论?”我再次问王主任。

王主任这才露底:“他们也说水里面可能有血液成分,怀疑会不会是小猫、老鼠掉进了‘中水’的水槽。”

事关猫、鼠、狗之类的“命案”,也要来找我们公安部门?

水质引出的疑惑

6 当代侦探推理小论文库

我估计,检疫部门准是另有更深的发现,只是向王主任留了一手,没告诉他。

出于对最坏情况的估计,龙翎直接用“抗人血红蛋白沉淀素血清”进行了试验,结果呈阳性,结论确定无疑,那水中混进了人血成分!

溺 尸

我和麦鸥立即随王主任赶到 93 号楼的楼顶。

“中水”并非食用水，储水设施的管理本就无需像“上水”系统那样严密，更何况这 93 号楼的储水箱还没完全建好，封闭设施还是临时的，只在箱顶加了一层马口铁的大盖子。

盖子没封，怎么回事？

王主任在脚下找到一把普普通通的大铁锁，它开启着，钥匙还插在上面呢。

那盖子虽说是铁的，但是并不沉重，我稍一用力，便把它掀了起来。

水中，一片蒙蒙的血色之下，漂浮着一具尸体，俯卧向下，四肢展开，呈“大”字，像只正在游水的大蛤蟆。

打捞尸体，我和麦鸥是行家，我攥住两肩，麦鸥抓住两条腿，王主任上来帮助托着腰部，三个人一同使劲儿，尸体便被抬到水槽边的平台上来。

性别一望而知，发型、身材、衣着特征极其明显，死者是个男性。

创伤集中在头部和脸部，眼睛、眉毛、鼻子、面颊模模糊糊，一片混沌，再加上历经较长时间水的浸泡，面部严重发白、膨胀、变形，想辨认出长相，肯定是徒劳。

翻转头部看，后脑已深度塌软、凹陷。查全身，其他各处似无伤痕，估计入水之前死者头部曾经遭受过残忍的钝器打

击,是被人击毙或击昏之后抛入水中的。

死者身着米黄色夹克外衣和浅条棕色宽腿西裤,脚下穿一双黑色大盖皮鞋。衣服完好,没有折皱、撕扯痕迹,不像是经历了揪打、搏斗的过程,那就是说,死者是在无意之时受到他人袭击的,也有可能是处于绝对劣势的条件下,因力不敌人而被杀害的。

死者是谁? 辨认身份是首要关键。

“你认识他吗?”我问王主任。

“不,不认得,”王主任很认真,退一步说,“看他这副面目,即使是见过面的,恐怕也认不得。”

“这儿由谁管理?”麦鸥问。

溺 小本本,一边翻找,一边叨唠着,“93 号楼,我还真是不熟,肯定
尸 是刚招来的。前些日子,我们招了一大批小伙子呢,登了个记,就分到各点儿上去了,名字嘛……噢,在这儿呢,找到啦,他叫齐云豹,是来北京打工的,贵州六盘水人,年龄 23 岁,别的情况就不知道啦。”

“楼顶经常有人上来吗?”我问。

“没人,或者说,应该没人,”王主任谨慎地回答着,“我们的物业管理条例有规定,除了值班员,闲杂人是绝对不准上来的,当然,不忠实执行条例的,也是大有人在,只是不知道这位齐云豹怎么样。”

“那就是说,其他无关的人还是有可能上来?”我想让他明确一下。

“还是那句话,理论上说,不该有;事实上说,难免。”王主任重申了刚才的看法,特别强调着,“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钥

匙在齐云豹的手里掌握着，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都是上不了的。”

麦鸥依据王主任提供的情况推测着：“死者既然能到楼顶上来，那一定是齐云豹的熟人了？”

“是不是熟人，我倒是说不准，不是陌生人，这是毋庸置疑的。”王主任一口咬定。

采取这样残忍的手段杀人，大都是心狠手毒的。我问他：“齐云豹有前科吗？”

“喔，这方面情况我可不掌握，”王主任回忆了一下，“不过，我倒是听说前两天他打过一次架，是为同乡打抱不平，那个同乡受了别人的欺负。”

“查查值班室？”我说。

值班室就在我们身后。

房门没有上锁，王主任上前去推开，伸着胳膊让我和麦鸥进去：“请查。”

他自觉地站在门外，没有进屋，大概是出于回避的考虑吧。勘查现场需要有主管人员在场，这是规矩，但未必需要他们直接参与勘查，王主任的行为完全符合规定。

这个值班室并不宽敞，也就10多平米。陈摆极其简少，单人床、三屉桌、椅子各一个，肮脏而陈旧，不用问，肯定都是淘汰下来的办公家具。

门后面的衣架上挂着一件肮脏不堪的西服上衣，麦鸥摘下来，翻查各个衣袋，空空如也，无所发现。

屋角里的两个纸包装箱引起了我俩的注意。

麦鸥翻开那只“皇后香槟”的箱子，装的都是主人穿用的衣物，没见什么异常。

我打开那个“康师傅”方便面的纸箱，可就见到了“文章”：里面装有“555”香烟，共17条。我拿起一条来查看，外包装上没有“中国监制”的字样，显然是走私进来的。

“这烟来路不正？”麦鸥分析着，“存这么多，能是为自己吸的吗？”

我同意她的推测：“要是准备卖，那可就犯禁啦。”

“案中有案？”麦鸥继续推想着，“这命案是因为走私洋烟而引发的？”

我总觉得情况要比她预测的严重、复杂得多，为几条洋烟，至于出人命吗？

“再看看别处，”我小声对麦鸥说，“说不定还会有新的意外发现呢。”

溺 麦鸥来了劲儿：“这回，咱俩非得把这儿翻个底儿朝天不可。”

尸 认识统一，行动自然迅速，凡是能够检查的地方，我俩都动了手。

我爬到床铺下面去查看，那里丢弃着生锈的螺丝钉、废纸片、旧信封、油污的食品袋……其上无不积满尘土，我一个一个地翻查着、审视着。

一只肮脏破旧棉鞋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那上面的灰尘似乎要少得多，是刚刚动过？正是春夏之际，干吗要用棉鞋？我把它拉过来，伸进手去，摸到个软软的纸质东西，揪出来一看，是个鼓鼓囊囊的信封，打开信封再看，里面是个透明塑料袋，装的满是白煞煞的粉末，我很敏感，心头一震，难道是海洛因？

“看这，”我招呼着麦鸥，“够刺激吧？”

麦鸥接过去，挤开一个小口，用食指蘸了一点儿，放在舌尖上尝了尝，点着头：“喔，果然是。”

尝完，她又用手掂了掂：“怎么也得有 300 克。”

我也掂了掂，所见略同：“只多不会少。”

“齐云豹在吸毒？”麦鸥探讨着。

我应着：“那就应该有工具。”

我俩再查全屋，没找到吸毒和注射毒品用的工具。

“贩毒？”麦鸥得出个结论，“莫非因毒品而杀人？”

“又是贩烟，又是贩毒，”我故作紧张，“这回咱们俩可是碰上了‘大人物’。”

“我还有惊人的发现呢，你看。”麦鸥递给我一张字条，手指屋角告诉我，“揉成个鸽子蛋大小的团团，塞在了那个杳见的水泥缝里。”

“是有意隐藏？”

“没错儿，那样的水泥缝很常见，有什么必要堵上？”麦鸥道出了她的思考，“再说，这纸团干净得很，肯定是刚刚塞上的，能不可疑吗？”

我展开纸条看，那上面写着几个字：

1 日晚，“豪菲尔”酒吧。

车

“1 号？不就是今天吗？”

“晚上有约会？”我依据字条内容猜测着，“那个姓‘车’的先生约见齐云豹，在‘豪菲尔’酒吧？”

“齐云豹会去赴约吗？”麦鸥推测着，“杀了人，还不赶快逃